

孙子的贵因战略战术和战斗

孙子十三篇对于古代传来的「贵因战略」，予以一大发展，它不但把「贵因」当作战略使用——在敌人国内从事战略的「利用地形地物」；而且当作战术和战鬪使用——在敌人国内和军队内从事战术和战鬪的「利用地物」，也即在「全国为上，全军次之」、「不战而屈人之兵」和「上兵伐谋」等等战略的「贵因」之外写出战术和战鬪的「贵因」，这便是「用间篇」中的理论。

「用间篇」分间谍为五种：一、乡间；二、内间；三、反间；四、死间；五、生间。

- 「乡间」由敌国的「人民」任之（例如「人民解放军」即由「人民」编成者），原文云：「乡间者，因其乡人而用之。」
- 「内间」由敌国的官吏任之（例如毛泽东之于苏俄，吴石之于「北京」），原文云：「内间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。」
- 「反间」由敌国的间谍充任之。原文云：「反间者，因其敌间而用之。」
- 「死间」由本国人为之，原文云：「死间者，为诳事于外，令吾间知之，而传于敌。」
- 「生间」亦由本国人为之，原文云：「生间者，反报也。」

我们特别要注意，这五种间谍中的「乡间」、「内间」和「反间」，统由敌国官民任之。就是「死间」和「生间」也有由敌国官民充任的史例，这样他的五间可以说都用的是敌国官民。敌国官民何以不爱其祖国，却出卖其祖国，替我国作间谍——即第五纵队，这唯一妙诀，在一「因」字。二千年来，通统滑口而过，未求甚解，忽略这一「因」字，这一「因」字便是上文详引的「贵因」的「因」字，「因其乡人」，敌国的人民便可替我国作「乡间」；「因其官人」，敌国的官吏便可替我国作「内间」；「因其敌间」，敌国的间谍也可替我国作「反间」；以至于「死间、生间」，工夫都在这一个「因」字上。

前文释「因」为「利用」。「利用」含「收买」、「利诱」、「威胁」、「欺骗」、「麻醉」、「拉拢」、「扶植」诸义。但必须敌国官民与其政府间有了「矛盾」，方能下手利用，即必须「携贰」，方能「用间」。在「用间」篇中所载「因的技术」凡二：一、爵禄；二、百金。在「用间篇」以前，「因的技术」还有一种，即「美色」（此即「因」——「姻」的原始技术）；在二千年来逐渐发现新技术，我按时间先后归纳成为六种：一、美色（原始时代）；二、爵禄；三、百金（以上十三篇时代）；四、宗教（拿破仑时代）；五、教育（十九世纪）；六、主义（史

达林时代)。用「美色」行「因」，越有西施；今有川岛芳子。用「爵禄」行「因」，古有仲康；今有毛泽东。用「百金」行「因」，古有太宰嚭；今有毛泽东。用「宗教」行「因」，法有黎兴（越南人，天主教）；日有缅甸僧（佛教）；俄有毛泽东（马列教）。用「教育」行「因」，日有周作人；俄有刘伯承、朱德。用「主义」行「间」，日有溥义（「王道主义」）、王克敏（「新民主主义」）；俄有毛泽东（「共产主义」）。六种「因术」，用其一，即可收功，举而用之，上智难逃。今日俄帝利用毛泽东作「内间」（第五纵队），便是六因全用。

话往回来说：「用间篇」五间工作，首为达成「先知」，即搜集情报，「凡军之所欲击，城之所欲攻，人之所欲杀，必先知其守将、左右、谒者、舍人之姓名」；其次则为「为诳事于外使传于敌」，即作反宣传及造假情报；其三为扩大情报网，即吸收「乡间」、「内间」和「反间」；其四为监视「死间」和「生间」，这都属于战术或战鬪的使用范围。「用间篇」就这样地把它以前战略的「贵因」加以深刻化、精细化、分工化，变为战术和战鬪的「贵因」。